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三回 上死路尚遇牽頭人 內室美人動春興

話說大成廟鐵珊死在外面，移屍入廟，並未有人報呈，因何賈知縣突然到廟，先來拜見濟公，然後逼勒悟真，要照私空廟產，暗殺主僧，定他的罪，是一個什麼原故呢？要說賈知縣是個好官，驗得鐵珊這樣奇傷致死，就派明察暗訪，務代死者伸冤，不派硬定悟真之罪；要說賈知縣是個壞官，這樣命案，又未有報呈，他落得推卸裝啞，何必苦苦的來尋出事做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這賈知縣名似德，就是宋朝亡國都元帥賈似道的堂兄。他的妻子，是討的金家的，算來他同金仁鼎是個從堂的郎舅。本是捐納出身，因金丞相的力量，就放了一個臨安縣。那日金仁鼎在大成廟將鐵珊接家之事安排妥當，鐵珊隨即就將當先因倒坍屋頂，濟公所罪金仁鼎一筆廟產的契據一並檢出，交了金仁鼎，以作謝儀。金仁鼎歡喜不過，又怕濟公回廟查出原由，不甚妥善，因此謀將悟真害死，後來把這個空子，就放在死人身上。不料走進萬壽行宮，就遇著濟公，不得上計，心中固然是懸懸的了。但金仁鼎同濟公在侍宴所吃酒的時候，鐵珊聽了這個消息，不覺大吃一嚇。暗道：他怎樣突然到來，諒情我們的串頭，他一定是明明白白，將來翻動起來，我鐵珊必不得討好。俗云三□六著，走為上著，好在家在我手裡，我且到庫房帶他個豐衣足食的路費，另行開個馬頭。總之和尚到處有飯吃，免得破案之後，弄得不得了。打算已定，便走進庫房，拿了兩錠元寶，又將自家所有的私蓄並戒帖暗中藏著。

一黑的時候，就出了廟門，沿著湖堤，向北走了有半里多路，心中想道：哎呀，我倒糊塗了，如今千不管，萬不管，先要尋他一個宿場。我鐵珊今天做了大成廟的方丈，臨安境內的廟宇，沒一家不得信息，何能第一日就跑到外面去掛單，那可不要被人笑煞了嗎？就此想著走著，又走了一箭路的光景，忽見東邊巷口掛了一個方燈籠，一面寫的是安樂窩、安寓客商，一面寫得是仕宦行台、賓至如歸。鐵珊一見大喜，心中相道：我何不在此先過一宿，明日一早，就在這湖口叫只船走路，聽我或東或西，再順便是沒有了。打算已定，一搖二擺的走到那客棧裡面，深怕人識破，便撇了一嘴的北方話，才一進門，便問道：「你們掌櫃的在家麼？咱和尚要住店。只要地方清潔，那多幾個錢是不關事的。」但這個客棧，是專做湖口魚幫生意的，到了暖水市，客家連鬼都沒一個，掌櫃的倒不曉得那處玩耍去了，剩了一個打雜的在那裡看棧房。見得鐵珊好一個大模大樣的排場，連忙起身，將他領到一個單房裡面，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大和尚，可合式嗎？小棧定規，連帳被席褥，每宿一百二□文，飲食小帳在外。」鐵珊細細一看，見裡面沒甚住客，卻然正中下懷。接口道：「那是好得很。咱們因同這大成廟方丈有點交情，特來會他談談，不過一兩宿就要走了。你家諒沒再好的鋪設，就將就一些兒罷。」當下那打雜的拿了一把茶壺，一個面盆，走到門口，王老太、王奶奶的喊了一陣，招呼一個老年婦女代他看了門，然後便將茶水送到。

鐵珊洗著臉，那打雜的就在旁邊閒談道：「請問大和尚，既是來見大成廟的方丈，請教還是見新方丈，還是老方丈，還是見老老方丈的呢？那老老方丈，就是濟公和尚，道行是大得很的，可算就是一位活佛。老方丈名叫悟真，也還忠厚老實。」

說到此處，鐵珊見他這個品較到那個的，深怕品較到自己身上，多分沒得吉利話聽。

忙說道：「咱是來見悟和尚的，他家三代方丈的修行，咱是都曉得的，用不著你說了。」那打雜的見他這樣說法，又辯別道：「你大和尚勿要嫌煩，你所曉得的，不過是他平時的道理，如今有許多不公不法的事，你還不曾曉得呢！難得悟老和尚是同你有交情的，我想你不來則已，既到了這邊，也派幫著他，想出一條主意，打個復仗才是道理。」鐵珊見說，故意鬧笑話，要想打斷他的話頭，道：「你不必說了。你這人說話很沒個道理，咱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看見人家打架兒，都還要格外站遠的呢，那會幫人家打仗麼？」那棧伙發急道：「你師父說話太嫌迂謬，我不過是個比談，那裡認真就打仗嗎？但照鐵珊這個黑心賊禿，我就恨不得暫時一槍一刀，結果了他，才剝我心頭之恨。據說這賊禿本來同悟真是師兄弟，師父死後，他將悟真逐出，獨佔廟產，嫖賭逍遙，不到兩年，自家的衣鉢戒帖都賣盡了。當地施主吃了齊心酒，將這個賊禿逐出，可憐一到臨安的時候，身子蟲子撒撒的，頭髮有半寸長。」

這位悟和尚真正要算是大賢大德，一見了他，不但不記舊仇，反轉格外照應他。初時他並不叫鐵珊，不曉得是叫什麼開的，我卻記不清楚了。後來悟和尚因他沒有戒單，恐怕當了執事，被人議論，又替他買了一份已故的戒帖，頂了鐵珊的名號，便將他派在客堂。從此這個賊禿，便威武起來了，蜜色袈裟也著起來了，頸上□八尊阿羅漢的伽楠佛珠也會起來了。大和尚，你曉得這個賊禿有多混帳！可算一條命全是悟和尚救出來，他除不想報答人家恩典，他反轉時時要想謀奪悟老爺的方丈做。

這座大成廟，本是皇上御建的，落成還不曾兩三年。當先監造，卻是派的一個金御史，名叫金仁鼎。這金御史就是當朝金丞相的兒子，你看他勢力可大不大嗎？那金御史因當日建廟的時候有點功勞，不時便常到廟中來玩耍。鐵珊此時既當客堂，金御史到來，一定都是他陪得了，那知他就便千百萬種拍金御史馬屁。到了今日，果然降了一道上諭，押令悟真交家把鐵珊。有人說這道上諭還是假的呢，但據我看來，也有些不識不盡。總之鐵珊這個賊禿，照這樣瞞心昧己，將來還不知是一個什麼死場呢？」

鐵珊此時可算被這一個棧伙指著和尚罵禿驢，罵了個不亦樂乎，也只得忍氣吞聲的，撇著那北音道：「你這話全是胡講，咱們佛家的道理，你不清楚的，咱勸你這些胡話以後少講。向咱們外方人面前說說還不甚要緊，假若傳到鐵和尚耳朵裡面，他只要二指寬一張條子，把你送到臨發縣裡，那你便吃當不起了。咱勸你今後這些狗屁是不放的好。」說到此處，忽聽明間有一個女子的口音，嗤了一嗤，接口道：「我勸你從今後，這些變不全的客話是不撇的好。」鐵珊一聽，吃了一嚇，知道一定是個熱分婦人。當下還想遮掩，又故意的假扯道：「當槽的，那外面插嘴的是一個什麼人？怎麼出家人說話，弄些婦女在旁邊多嘴多舌，你們這地方風俗是壞得很，要放咱們北路，一定是不答應的了。」話言才了，只見一雙黃魚腳打旋風似的奔進房來，走至就近，一手揪著鐵珊的耳朵，將一顆和尚頭向襠裡一挾，罵道：「你這禿小伙子，老娘叫你不要撒，你還要在此處假扯呢！」鐵珊仔細一看，方知是西湖幫裡的母老虎王阿嫂。先前棧伙出外泡茶，就是喊他看門的。鐵珊見係是他，真個急得沒法，從褲襠裡把個頭扭轉過來，向他擠眉顰眼的。王阿嫂大笑道：「你這做什麼怪像？這裡徐阿弟是家裡的兄弟，還有什麼裝頭蓋面嗎？」說著便將他放開了，又向徐阿弟道：「可笑你適才有眼無珠，指著和尚罵禿驢，他不就是大成廟的新方丈鐵和尚嗎？」徐阿弟惶恐道：「哎呀，這樣說來，小人才將是冒犯得很了。總怪我這張嘴不好！」說著便自己「霍啞霍啞」的打了幾個嘴巴子。鐵珊又招呼道：「快快不要這樣，皇帝背後還罵昏君呢。不知不罪，算了。」

王阿嫂道：「不要鬧浮文，我有正經話對你講呢。他那怕把嘴巴子打了翻過來，你由他去打罷了。我且問你，昨日你叫把阿銀姐帶來，你因何一去不返？今日你堂堂的一個叢林的方丈，怎樣反出來住客棧？這個道理，倒有些叫人猜不著呢。」鐵珊見問，一把便摟住王阿嫂坐在牀邊上，套著耳朵道：「昨日晚間本預備到你家去，無如有些交家的事件，實在沒得分身。今天把些事件忙完，所以到了廟外，先尋一個落腳的地方。好在我此刻用多個三錢五錢銀子，卻不介意了。」王阿嫂道：「你如今在大成廟做方丈，究竟有多少銀子一月的出息呢？」鐵珊道：「你這說的句鄉下話了。既做到方丈，可算就是這一廟之主，廟中有多大的家當，都是我的。如我這大成廟，連御賜的寶貝，不說謊，總有一百多萬。由今日起，可算這一百多萬的家當都是我鐵珊的了，吃也聽我，嫖也聽我，賭也聽我，你看可稱心是不稱心嗎？」

王阿嫂見說，把一張嘴笑得打擾不來似的道：「哎呀！這樣看來，和尚老爺既發了這筆大財，我和尚奶奶也該要闊式些了。有理沒理，明天叫幾個裁縫來，代我做幾件衣服。」鐵珊道：「說你莫見惱，昨日此刻，我想你做個和尚奶奶，一樣還想不到手。今日此刻，你雖同我說這句話，我倒有點不甚情願了。俗說道，老虎的屁股，聞都聞不得，母老虎的那樣東西還有那個碰的嗎？」

王阿嫂被他這一頓嘲笑，不由的老羞成怒，一把又揪住鐵珊的耳朵，天殺的狗養的、殺千刀砍萬刀罵個不了。鐵珊見他蠻喊蠻叫的，深怕驚動人來，許多不便，忙掩住他的嘴，說道：「你不要撒潑，我總叫你發財便了。如今我真想尋一個體體面面的和尚奶

奶，果真弄成了功，準備一百銀子的謝儀，不反轉比自家做和尚奶奶乾淨得多嗎？」王阿嫂見說，丟下手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」鐵珊道：「怎得不真！」說著，又把大袖子掏了一掏，道：「不但真的，還管立時兌現。」

王阿嫂道：「既這樣說，你且守一守，我去走一趟就來，還包你有一件好處。如果事情成功，女的那邊並不在乎你的錢，只要那句話稱了心，一定還有得倒找。惟是那激煤的是一錢不能少，一刻不能返。大家把句話說明了，我才走呢。」鐵珊道：「一言為定。如有回頭話說，任你嵌著我的耳朵迎個西湖邊，我總不能把個大成廟的方丈送在你手啊。但有一層為最，那人品是不能搭將的。你不能弄一個癩麻臭疙疸，也就來騙我一百銀子煤錢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咳，你不要以為和尚是個弱門，我大成廟的方丈，卻也有點神通呢。」王阿嫂吓了一吓，往外就走。過了一刻時候，只見王阿嫂笑嘻嘻的走來，將鐵珊扯在旁邊道：「恭喜你！事有湊巧，果然牽合成了。外面已經不早，你跟我走罷。但那謝煤的銀子在那處呢？」鐵珊道：「銀子現成，但我還不曾望見那人是高子還是矮子，且讓我見一見臉過手，那裡就遲了嗎？」

王阿嫂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

當下王阿嫂便將鐵珊領著，由後弄曲曲折折不曉得穿了幾處弄堂，抓了多少墳頭，走到一處，但見有五尺多高的一片圍牆，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六角門，裡面古木參天，濃蔭匝地，有兩棵最高的鬆樹映著那初六七要落的月牙，那一片的晚景真個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。王阿嫂走到院牆門外，著鐵珊遠遠的站定。用指頭將圍門敲了幾下，忽然那門輕輕開放，走出一個披髮的丫鬟，向王阿嫂低低說了幾句，王阿嫂咳了一聲。這個暗號，是同和尚議成了的。鐵珊一聽他咳，將頭一低，一溜煙似的直攻進圍門。丫鬟將門關好，領著他們曲曲折折穿過樹林，走進月宮門裡，又有一個中年娘姨接著，低低的道：「王嫂嫂，可是回來了嗎？」王阿嫂也低低應道：「回來了。」那鐵珊本是一個偷花的老手，見他們這樣慙慙，便低低的向那娘姨道：「一切累嫂嫂和阿姐們，和尚明日多多的酬謝是了。」那娘姨冷笑了一笑道：「好多錢？」王阿嫂道：「我們不要閒話，快些走罷。」四人就此上了迴廊，又繞了一陣，才見一順五間的朝南的上房。王阿嫂先同娘姨們進裡，著鐵珊在窗外略站一站。

鐵珊好生疑惑，便輕移腳步，走至極東的一間，由窗縫邊偷眼朝裡面一望，但見那房裡一切擺式大都人所罕見，中間一張金雞獨立的水晶圓桌，上面四隻柴窯的兩過天青拼盤，裡面幾式冷菜。一對雕龍羊脂杯，兩雙珊瑚包金的筷子，對面排得好好的。在首屏風旁邊橫了一張美人椅，一個二三十歲的美人躺在上面，委實杏眼朦朧，那一種妖燒形像，真個描摩不出。旁邊坐著一個三四歲的垂髻丫鬟，代他在腿上搔癢。這時王阿嫂等已走到面前，就著那美人耳朵，不曉得說了幾句什麼，那美人拗起身來微微一笑。王阿嫂又向著做了一個手勢，轉身向外就走。鐵珊曉得是來招呼他了，便迎接上去。王阿嫂道：「進去裝義雅些好。」鐵珊道：「曉得。」

當下二人由明間進去，穿過正房，走進套房。鐵珊委實真會做趣，裝得那吃嫩不過的樣子，那臉上白裡泛紅，進去便向那美人椅旁邊一坐，斯斯文文的用那扇子逛了半面臉，不時的用眼梢兒向那美人鉤來鉤去的。那美人看了鐵珊這樣溫柔，招得出水來的樣子，真個越看越愛，心下萬分按捺不住，便向王阿嫂道：「王家娘娘，你請先回罷，明日早點過來談談也好。」王阿嫂曉得已看中了意，便連忙告辭起身，走到套房門口，向鐵珊低低的喊道：「你來，我同你有話說呢。」鐵珊隨即跟到外面，忽聽那地板上「撲通」一聲，王阿嫂嬌聲怪氣的喊了一聲：「媽媽，沒得命了！」

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板上「撲通」一聲，王阿嫂嬌聲怪氣的喊了一聲：「媽媽，沒得命了！」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